

白崇禧的功過

鄧以彭

閒話桂系人物之二

寓將於學害苦丘九

廣西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爲了貫徹實施自衛政策中的軍事建設，又訂頒了一個寓募於征，寓兵於團，寓將於學的三寓政策。這三寓政策中的前兩寓都做得很徹底：像征兵制度，民國廿三年多即舉辦了第一屆征兵，到廿五年六一運動則達十幾二十次了；次如民團訓練，凡屬年屆十八歲至四十五歲的壯丁，公教人員都得受軍事訓練，納入民團後備隊編制，真的成了全省皆兵；惟獨寓將於學，前一半的學生軍訓推行得很徹底，後一半起用受過軍訓的學生來當軍官，則絕口不提，而成了兩寓半。

所謂推行得很徹底，即是念初中的三年已有童軍訓練，還要加上半年的集中軍訓，（在南寧，夏威當總隊長。）成了三年半，始准畢業，比原學制多捱半年，男女生均如此，真是天下皆無，廣西獨有的學制。高中、大學、專科除了軍事管理之外，且必須天天出操。是則自初中集訓的

半年起，到大專畢業，要受足六年半或七年半的軍事教育。即使民初時代自陸小、速成、講武堂之類以至陸中、陸大的老軍務學堂，也無如此之久。這一政策：男女學生曬成黑炭一團，文史數理，外語化學，在滿身臭汗之下，即使老師舌燥蓮花，也難入耳。因此讀完高中三年之後，要升學的均往外投考；可惜成績太差，榜上無名，不得已悄悄回桂，再捱三、四年的「一、二、一」（跑步打數聲）而讀西大或師專。基此，大、中學生的程度，都比別省的差了一大截，誤盡當時的青少年！將畢業了，同窗閒聊，各陳所志，大多願做縣級民團司令部的屬員，因爲希望有朝一日升任少校副司令兼副縣長，所有公文佈告，都與縣長並排並列，到處張貼，揚名顯親，倒是捷徑。至於當教員，縣市政府的「辦座」，或其他機關的「錄老爺」（抄寫）之類，則因所學不精，字體又春蚓秋蛇，倒有自知之明，不敢問津。可是走遍全省的區民團指揮部，一百個縣市民團司令部，（鄉鎮民團後備大隊部的工作人員

，要用民團幹部學校畢業的幹訓生充當；大專畢業生即使降格以求，也難打入。）加上第四集團軍總司令部，廣西綏靖公署，以及後來的第五戰區，華中剿總，暨其所屬部隊，就沒有一個曾受過六、七年軍事教育的廣西大專畢業生在那裏獲得校尉級的軍官。所謂寓將於學，操之過火則有份，尉校將官則黃牛了。這豈非三寓政策中祇行了兩寓半而何？

更有甚者：在那時代的廣西大專丘九（學生），不但要吃操之過火的苦頭，逃到台灣來的還要犯上偽造文書的罪嫌。因爲自民國二十年廿五年西南「獨立」期間，兩廣省立、私立的大專（那時，廣西大學仍是省立）學生名冊，嚴格規定要送西南政務委員會備案，畢業了，也得將證書送「西南政府」驗印。中央教育部對這批無案可查的畢業生不予承認。如果拿這證書來用，很可能犯上偽造文書罪。幸而教育部放這班當年大專畢業生一馬，不檢舉移送法辦。

本來，西南政委會做的壞事，不能掛在白崇

禮頭上，但西南獨立祇有廣西廣東兩省，廣東得不到廣西的同意，絕不敢貿然掛起獨立的招牌；廣西的同意，李宗仁必須得到抓實權的白崇禧點頭；如果白崇禧說個不字，李宗仁就不會向古應芬（西南獨立主角）、陳濟棠說可了。追根究底，這害苦當年多少丘九，目今「老坑」（老人的西南獨立，白崇禧實難擺脫關係。

六一運動民團拒征

廿五年五月十二日，胡漢民死了，中央要收回兩廣政權，撤銷西南獨立。廣東的陳濟棠將其母骸移葬發過太平天國天王洪秀全的芙蓉嶂舊墓，滿以為「發皇」可期。又因其兄陳維周參與林翼中組織的赴京致敬團，於晉謁蔣委員長時，發現蔣公人中部位不大明顯，妄斷必有災厄。便要求廣西合夥，以抗日為名，出兵北上，反抗中央，以遂他為王為帝之夢。豈料那堪與師與風鑑兄都看走了眼。芙蓉嶂固是牛眠吉地，但既已發過洪秀全，則不會發第二次了。同時，俗語風水輪迴轉的一句也忽略了。發洪秀全的大概是上元吧；洪之倒台，是上元完了，中元剛來，要再過一二十年才回到上元。是則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後再過一二十年，要到民國七十二年（一九八三）才回到上元，時間提早了好幾十年，怎不陰差陽錯。而且洪秀全之易得易失，其芙蓉嶂墓地，并非如發漢高、唐宗、宋祖、順治的三元不敗之地，陳濟棠如果得了天下，也不會坐享多久，也如洪秀全一樣的不得善終。更且洪秀全反清不成，滿清皇朝必將這芙蓉嶂墓地破壞無遺，那會

留給漢人再行出王出帝之理。如廣州瘦狗嶺，風水絕佳，一經破壞，雖經多方補救，也不行了。

至於相法：人中淺固是小疵，但鬚髭潤澤則又當別論了。再說人中係行五十一歲，民廿五年時，蔣委員長祇是五十歲，并未行到人中部位。歲數與部位也搞不清楚，不是功力不足便是昏了頭腦。雖則運程有時會提早三、五個月，亦無早過一年之例也。似此草率妄斷，居然掀起驚天動地搶天下的大事，安得不垮？也是我們中華民國運不該絕的明證。大概陳濟棠的硃沙掌犯了煞，那一年必須鞠躬下台，所以才有這地師、相師作五鬼之纏，真所謂運去雷轟荐福碑，與民國十八年的紫微照命，風送滕王閣，不可同日語了。這本是無稽之談，且時代進至太空，豈非痴人說夢，祇以眾說紛紜，既以鬼谷、布衣為宗，則姑以堪輿、風鑑所見，以關陳濟棠風水相法之非，藉博讀者一粲罷了。

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早有重（已得過一次）逐中原，飲馬長江之志，對陳濟棠所定六月一日這黃道吉日，自是一口答應，依照指示，齋戒沐浴，椎牛宰馬，焚香頂拜，祭告天地，期能一舉成功。一方調動正規部隊，開至湘邊；一方迭下征兵之令，編組成軍。

正因為征令頻頻，激起民變。這類民變，究有多少，當局諱莫如深，友朋閒聊，亦不敢相告，就我所知，即有玉林縣洞心鄉和蒼梧縣六堡鄉兩起。其中六堡鄉因出自敝邑，知之較詳。事緣七月初間，六堡鄉長韋品三與區公所辦事員梁人彥率領區警往拘屢征不到的團兵，雙方發生鬥毆

，經鄉長婉勸始罷，雙方都未傷人。梧州區民團指揮官陳良佐據報之後，不分青紅皂白，即派出兩個保安中隊，責由性情極其暴戾的蒼梧縣民團副司令高志一率領，前往六堡鄉南平村圍村。鄉長韋品三是六堡鄉人，聲淚俱下，要求停止亦無效。幸該鄉山深林密，民衆早已逃避一空，全村房屋多被燒毀，被燒殺而死的有四個看守的老太婆。筆者曾到該地多次，斷垣殘壁，觸目皆是，且均未修復，空屋甚多；據說已有不少村民於剷村前徙家廣東，以避濫征濫殺云云。

白崇禧組織民團，自然接過陳良佐的電報，對這大失民心的事情，就該制止了。足見白崇禧過份信任陳良佐，無乃太欠知人之明了。征兵數量雖比抗戰時少得多，但次數過頻，便成了苛擾，亦是最大失策。經過六堡事變之後，白崇禧倚為幹部的幹訓生（鄉鎮村街長）很是不滿，他又那裏知道呢。

那一次的六一運動，蔣委員長對廣西力主和平解決，并親到黃埔處理此事，曾一再派程潛、居正、陳誠等大員飛到南寧疏勸，結果，李宗仁、黃旭初於九月十七日親詣黃埔請罪，廣西所要求的，蔣委員長都一一答應，優待得很。當時如果真的打起來，不要說甘麗初帶着三十萬大軍從西江進攻，準備踏平梧州，就是打個折半，桂軍亦必垮台。因為老百姓懂得甚麼是內戰，甚麼是真正抗日，類乎六堡反內戰，反征兵的事件，豈止六堡而已。

開放賭禁一敗塗地

卅八年初夏，白崇禧帶着華中剿總（軍政長

官)全部人馬，退守湘南，打了青樹坪一次勝仗，會對洋記者說還有大的勝仗在後頭哩。不幸唾液未乾，而桂南覆沒。

青樹坪戰役之後，衡陽棄守，百萬雄師全部入桂，以貧瘠的廣西，供應軍餉，省政府確有相當的困難。且田糧處長李一塵已將公糧售清賣光，就是有錢，也難買到糧食。白崇禧想來想去，竟想出開放賭禁籌餉的妙法來。黃旭初力持反對，反對不來，憤而辭職，白崇禧竟替代總統李宗仁立予批准，并派廣西綏靖主任李品仙兼任。白黃相交四十年，即從此絕。嗣後白在台灣，黃不回國；白死之後，黃即翩然來台，真的做到地不見的懺誓。(黃曾發誓，此生不再與白相見；要



民國十八年閩三戰三勝白崇禧的陳濟棠

見，就地下見。)廣西三傑好，新桃園結義好，人雖健在，却作了廣陵散。

民國卅八年五月、六月間，番攤(兩廣賭博之一)牌九又恢復民國廿年以前的盛況。(廣西在廿一年元旦起禁賭)全省大小城鎮的街頭巷尾，(綏署原定祇在較大的城鎮開賭，包收賭餉的人，爲了增開餉源，就不能不普遍開設了。)都聽到「買就來，唔(不)買就開」；「請進，發財埋便(入內)」的招徠聲。在農村角落裏，也聽到「一上二出三，邊個唔(誰人不)買四，誰知一個烏龜縮頸，開出個二，輸曬(光)！驢穀種，再來」的咨嗟聲。至於「中國省份二十八，廣西子弟最剛強，天生會打仗……」；「往吾願往，國民義務不推讓……」

等民團歌聲，早就成了絕響。往昔賴以起家的民團給共產黨收買而去，再加上李任仁，陳良佐的挖坑，怎不四面楚歌，匪軍主力未到，便被土共埋掉，走上全軍覆沒的厄運。

本來，守湘南要防贛南，守廣西要防廣東，才不致於被敵人的鉗形攻勢，切斷後路。白崇禧善於用兵，一着之錯，全盤落索。

說來，籌軍餉的方法很多，祇是白崇禧沒有想

到罷了，或許認爲夕陽無限，留以有待也說不定，否則以白崇禧之聰明絕頂，何以見不及此？像他一再力保由社會處長而田糧處長的李一塵，在白崇禧將要統率百萬大軍回桂，需糧孔殷之際，不聽省主席制止，把全省公糧運往港粵賣掉，得港幣三千多萬元，逃到香港，獻了二百萬給共產黨，共產黨收了之後却嫌少，李一塵又捨不得加獻，進退維谷，現仍在香港新界作寓公。以此偌大公帑，即使子子孫孫，大關大花，也可用上二、三十代呵。照理，任誰當上這田糧處長，都會兢兢業業，儲備糧食，供應軍用，獨有常跑白公館，被白崇禧認爲親信幹部的李一塵，既不儲備糧食，反將全省公糧賣掉，盡飽私囊，真是其心可誅，其行可殺。白崇禧知此消息之後，不知作何感想？黃旭初對白崇禧所安插的廳處長，一個個的挾款逃亡，到此才知道百依百順的失策，準備和白崇禧「劈網巾」(反面之意)，可惜都運了。李一塵何以要將公糧運港出賣呢？因爲廣西、廣東都禁糧出口，廣東糧價比廣西價貴一倍，港價又比粵價貴一倍；那就是廣西穀價每担港幣卅元，(卅八年春兩廣都用港幣了)廣東便要六十元，香港則要一百二十元，一本三利，這都是禁運所形成，可惜不許民營。田糧處主辦糧食，賣公糧又不需本錢，并可調省營輪船運輸，連運費也省掉。其次說到白崇禧安插的教育廳長黃樸心，到廣州中央領了三百多萬大頭的教育補助費，跑到香港參加讀書會去了。社會處長又新當財政廳長的章贊唐，也在中央領了一筆社會救濟費兩百多萬大頭，也滯港不歸。更有白崇禧安插的

廣西銀行香港分行經理趙可任，將港行資本、產業，和廣西航業公司的桂山、桂海等大小輪船，一併獻給共黨，作投靠的見面禮。再有，省內廣西銀行暨分行的黃金、白銀、美鈔，也可移作軍用，總比一兩人獨享好得多。算算，拿這偌大的公款，養百萬雄兵，總會支持得相當長的時日吧！怎不動此腦筋而想到飲鳩止渴的開賭來？

開賭所得，招商發包，商人不敢問津，承辦單位綏靖主任李品仙不得不命他胞弟李品卿主持其事，盡羅旁門左道，三山五岳的人馬，給以少將、上校名義，披上軍衣，到賭館坐收賭餉，便成官包，綏靖公署也成了「防務」(番攤別名)



白崇禧的老上司民國四十八年被美軍軍車輾死在台北松山路
的立法委員馬曉軍。

公司矣。這批包官每天所收賭餉，眼看兵荒馬亂，國軍節節敗退，心裏自是有數，按款不繳，在積到若干十萬、百萬、千萬港元目標之後，挾着賭餉，溜到香港澳門去，頓時製造出好幾十個大富翁。這儼來之物，冥冥中似有定數似的：有投資房地產的；有投資娛樂業的，如充股國民戲院，建仙樂影院、舞廳、夜總會、泵波拿等，都因韓戰發生而成開到茶薇花事了的状态，大部資本則投入澳門賭場，與傅老容、何賢爭賭的天下；傅何棋高一着，把他們已入私囊的賭餉輸去八八九九。軍方望眼欲穿，賭餉始終不能轉化為軍餉，空來空去，了無所獲，白崇禧平添一個開賭將軍的綽號，黃旭初却為此而丟官。

士兵思鄉之說非是

李品仙回憶錄中說這次敗仗，敗在士兵離家過久，一旦回到鄉裏，都請假或逃亡回家去了，走上石達開的老路。根據華中剿總的舊人說：逃亡、請假的固然有，但并不是一去不回。因為這次抗日戰爭，不少城鄉的田園廬舍多毀於烽火，誠如尋親曲「從軍伍，少小離家鄉，念雙親，重返空淒涼，家

成灰，親墓生春草；莽天涯，無家可歸。」的情況，又如何能就在家鄉？因此，反而增強士兵以軍為家的意願，回營去了。抗日勝利後的裁兵，被裁兵員無家可歸，大都跑到共產匪軍裏去，即為明證。如果照李品仙所說，則黃杰所統率的兵團，在湘南便逃光了，怎會再到台灣來？根據某史學家說：「石達開于咸豐七年(一八五七)八月離開安慶，願隨他去的有十幾萬人，其後轉戰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兵力擴充到卅萬以上。咸豐九年五月，圍攻寶慶不下，受挫於湘軍。石達開生平以閃電戰擅長，不長攻堅，兵太多，反而累贅。況且清方早已實行清野，弄得石軍野無所掠，糧食發生問題。因此，動了思鄉之念，轉而向南，回師廣西，欲建據點，都不成功。直至同治元年(一八六二)才入川。」由此可見石達開帶的卅多萬人，是爲了給養困難而回桂；既因籌糧不易而同，自是採行裁遣的一途。況且這卅多萬裏，老弱殘兵固然有，拖家帶眷也不少，就算打下寶慶，又能養得多久？不能不把這包袱放輕。可說上起太平天國，下迄剿共戰爭，士兵思家念切而逃亡的說法，并不構成石達開大渡河與白崇禧桂東南覆沒之由。

成敗之論政策之議

筆者于四十五年的夏天，在馬曉軍府上與白崇禧碰過一次面，曾以上述問題中的一兩件提出請教。白崇禧都避重就輕，顧左右而言他；比較具體的，僅以「過去事，大家都有錯」、「事情多，自有顧慮不週之處」作搪塞。絃歌雅意，他

認為他的作法仍是對的，足見沒有接受別人批評建議的雅量。

白崇禧治桂，（名是黃旭初，實則白也。）是成功抑是失敗？我敢肯定的說：成功者有之，失敗者亦有之，就拿他最得意傑作的組訓民團來說吧：全省皆兵，治安良好，抗日期間，出兵最多，這是民國廿三年至卅八年有目共觀，有耳共聞的政績。此一時間，長達十五年之久，自足深植人心，所以在慘敗之後，仍然有人說他是成功的。其實這民團制度，早就被左右手政的政策所腐蝕，到賭禁一開，不但民團不為己用，反而成爲吞噬自己的第一號敵人。在廣西老家處處挨打，而施打的人，就是白崇禧一手編訓起來的民團。白氏最寵愛而又裝備最優的張淦兵團，人數最多（十萬以上）而又最精銳的第七軍，不但全軍覆沒，連張淦司令，李本一軍長也被俘去。土共敢於打這場硬仗，自是有他地形熟悉，百姓配合的優越條件，而使白氏勁旅毀於一旦。因此，民團之與白崇禧，可說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正因爲敗得快，且國共之戰已近尾聲，沒有多少人注意到這偶然發生的大壞事，也就記好不記壞，記遠不記近，記長不記短了。本來，這成敗關鍵，都握在白崇禧手裏，也操在他一念之間；拿國家的軍隊，省民的利益斷送在自己偏頗的政策與措施上，是對是非，孰輕孰重，不隱而明，白崇禧治桂又是否敗多於成呢？

看來：白崇禧聰明絕頂，有時且權傾天下，却祇適於當副手、幕僚，或臨時差遣的角色，較能展其長才，并獲好果。像廣西討賊軍（黃紹竑

任總指揮，初起時不滿千人。）參謀長，國民革命軍初期的副參謀總長，（總長是李濟傑，副總長隨軍北伐，人稱參謀長，既無總，也不副。）東路軍前敵總指揮，第四集團軍前敵總指揮，副總司令，軍事委員會副參謀總長，都非正官正印，且能戰多勝，攻多克，不但國內敵對人士難撼其鋒，即日本軍閥亦聞名喪胆。尤其第四集團軍副總司令，軍委會副參謀總長任內，任期較長，建樹也多。如果當上主管或是掛帥的話，權愈大，垮敗的程度也較慘重；權不大，也必因故去職。像民十一年在馬曉軍屬下當田南警備司令部第一統領，夜巡也被傷足，且醫了年多之久。他如上海警備司令，十三軍長，桂林行營主任，國防部長等正官正印，是否不歡而去？留待查證。至於平津衛總，華中剿總任內，隻身逃亡，幾至被俘。以白崇禧榮耀大才，竟不利於正官掛帥，寧非怪異，除了以命也如何作解釋外，別無可說。白先生地下有知，對筆者此評，能否愜意？

從香港人心看白黃

白崇禧對廣西的貢獻，成功而又輝煌的，說者已多，筆者不欲重蹈窠臼作錦上之添花；我之所要說的都是就事論事，也就是廣西俗語「有碗數碗，有碟數碟」，誠心誠意的檢討。既是檢討，自會暴露其缺失的一面。筆者對這鄉先進正與有榮焉之不暇，自無「鞭屍」之意。但，一個地方，一個時代政治的得失，影響於個人生活，前途者甚大，就民衆之所感受，予以記述評議，自又難於禁制。且此種記評，堪作治史者、主政

者的參考。至於他對國家的貢獻，不屬本題之內，恕不再贅。

六十四年十一月十八日黃旭初在香港逝世，（其小同鄉羅奇上將，亦於同日在台北逝世）往祭者人山人海，送殯行列長達兩三里，港報說是香港廿年來僅有的盛況。港來同鄉則說：香港三十年來，最多人往祭，送殯的（約四、五萬人）首數影星林黛；其次是杜月笙；黃旭初僅稍遜於杜月笙。香港人很尚現實，黃旭初又離職了二十六年，既無徒子徒孫，更不能以色相示人，其能吸引如許人士到靈前鞠躬致哀，和跟着棺材尾走，實又異數！白崇禧逝於五十五年十二月二日，直到五十六年二月，香港才舉行追悼會，到會的人寥寥可數，零落得很，華中剿總流亡港九者大不乏人，出乎一般預料之外，論名氣，白崇禧比黃旭初強得多；如果拿香港用祭情況做尺度，白崇禧就輸給黃旭初多多了。

關山煙塵記

喬家才著

定價陸拾元

全書五百多頁三十五萬字定價陸拾元請寫明收書人地址姓名，附郵票陸拾元寄中外雜誌社，立即按址寄書（平郵免收寄費掛號加陸元）